

致高考

昨天
今天
明天

编者按：又是一年高考季。高考不只是一场考试，而是一次生命的成长之旅，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。它承载着昨天的迷茫、今天的坚持与明天的希望。笔锋所至，皆为心之所向。本期“绿风”邀您一起回望青春岁月，聆听那些关于高考的记忆回响，与考生一起奋斗当下，跨越山海，共赴未来。

两场“三年之战”

刘钊

2004年6月，我高考前的最后一课，班主任在黑板上写下了“乾坤未定，你我皆是黑马”的字样，为三年的高中生涯送上了最后的祝福。阳光从教室后窗斜射进来，照亮的浮尘在光柱里跳舞，我盯着课桌上刻了三年的“加油”，突然想起早读时一遍遍背诵的《赤壁赋》，想起晚自习算到头晕的函数题，想起无数个补课的节假日……那时，总觉得“三年”是漫长得看不见头的河，却没想到，二十年后的自己，会在深夜的台灯下，对着中级经济师的数据分析、注册安全工程师的事故案例皱眉挠头——原来时光早把两个“三年”，酿成了跨越时空的默契。

课桌上的“加油”印记

2002年到2004年，我在县里读高中。那时候的教室，还没有多媒体黑板，没有音箱扩音器，也没有冬暖夏凉的大空调；那时的我们，需要时刻聚精会神地盯着黑板，需要竖起耳朵聆听老师的授课，一个分神，那道考试必考的知识点就会从眼前漏掉、从耳边飘过……

不经意间，打开墙角的书柜，学生时代的记忆已经落满了厚厚的灰尘。高三课本的扉页还留着褪了色的誓词：“背完100个英语单词才能睡觉”，可现在依然记得的词儿已经寥寥无几；早自习的晨光里，全班此起彼伏的背书声像涨潮的海浪声，抑扬顿挫，震得人头皮发麻；翻得边角卷起的错题本上写满了备注，蓝色的墨水在纸上晕开，将疏漏的知识点浸润成一片朦胧却生动的记忆。

那时不懂什么叫职业规划，只知道考一个好的大学是唯一的目标。直到大学的某天在食堂里听见学长说“大学还要考证”，才懵懂意识到：人生的“闯关”，从来不是一次性的。就像那刻在课桌上的“加油”印记，当时以为是孩子气的仪式感，后来才懂得，那是对“认真”最原始的承诺。

储煤场路上的“口袋书”

2022年，我报名参加经济师的专业知识考试。

清晨，早早地被闹钟叫醒，胡乱洗把脸，就开始了当天的晨读：经济学原理、货币金融、法律条款等一个个专业术语，让头上本来不多的头发又掉落了不知多少。中午，去储煤场地的路上，一边翻着“口袋书”，一边听着对讲机里传来的声音，刚刚记住的口语总是被机器的“滴滴”声打乱思绪。晚上，独自一人坐在办公室里，看视频、刷题库、背案例……时间不知不觉就过了十二点！这场景多像高三那年，边吃早餐边背古诗，生活的琐碎和目标的坚定，从来都能拧成一股绳。

年初，我收到了注册安全工程师的证书，两年来的坚持终于有了收获。拆开快递的那

一刻，多少有几分当年打开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期待。看着证书上的烫金字，突然想起备考期间背书刷题的深夜。台灯将我的影子投在墙上，像个孤独的斗士，对着满页的法规条文“冲锋陷阵”。桌上的保温杯换了又换，笔记也从纸质本变成了电子文档，不变的是每看懂一个事故案例时，心里突然亮堂的瞬间——就像当年解开压轴题时的雀跃，原来有些快乐，从来都属于认真的人。

相隔二十年的“时光对视”

昨晚收拾旧物时，翻出了2004年高考的准考证，照片上的自己带着婴儿肥，眼神中透着满满的自信。旁边是2024年的注册安全工程师的证书，照片里的人眼角多了几丝皱纹，嘴角却多了一份从容。两张证件上的日期横跨了二十年，像一条时间的隧道，让当年那个解不出难题急得满头大汗的少年，看见二十年后能在安全方案上签下名字的自己。

最奇妙的是那些“跨时空的呼应”：高三时为了记忆单词总结的“谐音法”，如今用来背诵《安全生产管理》的事故类型；曾经觉得枯燥乏味的错题整理，变成了现在分享事故案例时的“工作秘笈”。原来所谓的成长，从来不是推翻重来，而是把少年时代磨砺出来的“学习力”，变成职场上需要的“专业力”，就像当年物理课上的“量变引起质变”。此刻才懂得，那些看似无用的坚持，早就在时光里埋下了成功的伏笔。

如今，站在数字化、智能化的值班室里，看着绿电重卡在有序装卸，忽然想起2004年走出高考考场的那个午后——阳光同样灿烂，蝉鸣同样刺耳，只是当年的自己在想“未来会去哪”，现在的自己在想“如何让每一粒煤安全地到达客户手中”。从“高考”到“职考”，跨越二十载的两个“三年”，让“考试”的意义从“自我证明”变成了“价值承载”。

夜风掀起工装的衣角，带着煤场特有的清冽。远处的路灯亮起来，把地面照得发亮，像极了高三教室永不熄灭的晚自习灯。忽然明白，从“高考考生”到“职考考生”，变的是身份与战场，不变的是掌心握笔的温度，是心里对“做好一件事”的执念——而这，大概就是时光送给每个“答卷人”最温柔的答案：只要你始终愿意认真落笔，人生的每一张试卷，都会绽放出属于你自己的光芒。

(作者单位：榆林能源)

窗台上的小鸟

刘井林

清晨，被一阵清脆的鸟鸣声唤醒。睁开眼，一只小麻雀正停在窗台上。它小巧玲珑，灰褐色的羽毛在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，一双黑豆似的眼睛灵动地张望着屋内，尾羽轻轻颤动，像是琴弦上跃动的音符。

我屏住呼吸，轻手轻脚地起身，生怕这细微的动作会惊飞了这个小小的精灵。从厨房抓来一小把小米，又在浅碟里倒了些清水。推开纱窗时，窗框发出细微的“吱呀”声。我心头一紧，原以为它会受惊飞走，可这小家伙竟异常淡定，非但没躲，反而歪着头打量我，眼神清澈如春日溪水，仿佛在破译我手中食碟的密码。随后，它心安理得地低下头，“哒哒哒”啄食小米，然后又迈着小碎步挪到水碟边，啄尖点水面，荡起一圈圈细小的涟漪。

这温馨的画面，让我想起那些与自然相通的文字。词作家乔羽笔下《思念》里“飞进窗口的蝴蝶”，曾是他对二哥的牵挂。那只蝴蝶带着思念的翅膀，轻轻落在记忆的角落，勾起无尽的回忆。此刻的小麻雀，何尝不是叩击我童年心窗的精灵？那时我们在田野里追蝴蝶，蝴蝶翅膀上的金粉落在袖口，像撒了把星星。跑累了，就躺在田埂上，看着蓝天里的云朵慢慢变换形状。有时云朵像蓬松的棉花糖，让人忍不住想咬上一口；有时又变成张牙舞爪的大鲨鱼，载着我们的幻想游向远方。冬雪纷飞时，我们团雪球、堆雪人，用胡萝卜做鼻子，煤球当眼睛，把普通的雪人装扮成童话里的角色。虽然鼻尖冻得通红，却把笑声滚进了每一个雪团里。还有我与伙伴们种下的那棵小树。那时，我们几个孩子蹲在院子角落，小心翼翼地吧树苗放进挖好的坑里，你一铲土，我一勺水，像是在守护一个天大的秘密。每天放学，书包一扔就跑去看树苗，哪怕它只是长出了一片新叶，都能让我们兴奋许久。如今，它或许已亭亭如盖，或许已了无踪迹，但那些脚踏泥土的清晨、数着年轮幻想的午后，早已酿成记忆的美酒。最难忘的是有一年春天，我们发现了一个鸟窝。那窝搭在老槐树的枝丫间，用干草和细枝精心编织而成。我们每天偷偷跑去看，盼着小鸟破壳。终于有一天，看到了几个毛茸茸的小脑袋探出窝来，叽叽喳喳地叫着。从那以后，喂小鸟成了我们最快乐的事。我们把家里的小米攒起来，小心翼翼地放在鸟窝旁，看着它们一点点长大，又看着它们第一次展翅高飞，那份喜悦与不舍，至今仍清晰地留在心底。

光阴荏苒，当年的小伙伴已散落天涯。有人去了繁华的都市，在高楼大厦间追逐梦想；有人留在了家乡，守护着那片熟悉的土地。大家为了各自的生活奔波忙碌，联系渐渐少了。但此刻窗台上的小麻雀，却像一枚时光书签，让我懂得，怀念不是停滞，而是让过往的光，照亮当下的路。它信任地啄食我手中的米，这份跨越物种的默契，不正是此刻最值得收藏的小确幸？蓦然感悟，生活中总有这样的瞬间，家人摆好早餐时的瓷勺轻响，奏响生活的乐章；朋友微信里一句“最近好吗”，带着跨越距离的牵挂。它们就像小麻雀的翅膀，轻轻扑棱着，提醒我们，美好从不在远方，而在眼前的一粥一饭、一草一木间。

小麻雀忽然振翅飞向蓝天，身影很快缩成小点。它带走了片刻的停留，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启示，昨日的繁花与今日的朝露，都是岁月馈赠的珍珠。正如《诗经》里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。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”的慨叹，不是终点，而是起点。让我们既记得来路的温柔，又能握紧此刻的星光，在岁月长河里，认真写下属于自己的诗行；不负窗台上的鸟鸣，不负掌心的米香，更不负此刻脉动的、珍惜当下的心跳。

(作者单位：平庄煤业)

考场外的特殊仪式

申丽娟

那件蓝色汉服至今仍挂在我的衣柜里，每当看到它，四年前的那个夏天便如潮水般涌来。临近中高考，同事问我当年是否穿了旗袍，这个问题像一把钥匙，瞬间打开了记忆的闸门。

记得当时我拖着行李箱住进考场旁的酒店，箱子里装着各色“战袍”——象征着“开门红”的红色旗袍、寓意“走向辉煌”的黄色裙装、祈愿“一路绿灯”的绿色连衣裙，还有我最钟爱的蓝色汉服。

高考首日，考场外的小广场已成一片红色的海洋，妈妈们身着各式红装，从深沉的深紫到粉嫩的粉

红，宛如一场无声的仪式。好友举着向日葵，固执地说这朵花今天“谁都不给”，要“一举夺魁”。我最终选择了那件蓝色汉服。站在如火的红色人潮中，看着妈妈们变换着姿势拍照留念，这些旗袍或许一生只穿这一次，只为给孩子最虔诚的祝福。当考试结束，儿子在人群中一眼找到我时，他眼中的光芒告诉我：今天的选择没有错。

这场看似荒诞的服饰表演，实则是中国式父母爱的独特表达。我们无法替孩子走进考场，只能在外围构筑一道用旗袍、向日葵和口号组成的“魔法阵”。这些行为看似迷

信，内核却是最朴素的愿望——以我们所能想到的一切方式，为孩子的前程祈福。高考被赋予了太多压力与太多意义。而场外的父母们，正用这种近乎仪式化的方式，试图分担那怕千万分之一的压力。每一件旗袍背后，都是无数个陪读的夜晚；每一朵向日葵下面，都藏着说不出的焦虑与期待。

如今回想起来，那些红色旗袍与蓝色汉服早已超越了服饰本身的意义，而是父母们在无力感中找到的一种“有所作为”的方式。面对高考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，这些看似滑稽的行为，恰恰成为最温柔的武器。

或许，教育的真谛就藏在这些微小而执着的仪式里。我们明知旗袍颜色改变了考卷分数，却依然愿意相信某种神秘力量的存在。这种相信本身，就是爱最原始的形态——不求逻辑，不问缘由，只是全心全意地期盼着最好的结果。

那件蓝色汉服最终完成了它的使命。而当我将这个故事故告诉同事时，她眼中闪过了一丝让我明白：在中国，每一代父母都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，演绎着同样深沉的爱。这种爱或许显得笨拙，却永远真挚；或许流于形式，却始终动人。

(作者单位：新疆能源)

予我痛与力量

牛岭岭

高考，堪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，是国内最受瞩目的一场大考。其影响力之深远，不亚于古时的登科及第。高考由来已久，承载着数代人的奋斗记忆，是成长路上举足轻重的里程碑。

睽违高考战场多年，再回首，仍有许多无法诉诸笔端的情愫。有茫然、遗憾、歉意、震惊，也有唏嘘。比如高二统考后，我顿感未来从业的迷茫，不劝阻地由理转文；比如母亲舍下一切异地陪考，日日为我挖空心思想，可青春期的我却一味埋怨母亲不理解自己；比如学校严肃处理班上的早恋同学，震慑了所有人青春的悸动，净化了学生时代的“革命情谊”；比如那个冬日的下午，与爱重的老师漫步于学校对面的青石板路，我似懂非懂地倾听了一个中年女人的生活琐碎；再比如与一流的大学失之交臂的我偷偷哭泣，被父亲发现宽慰……高考前后发生了许多事，影响我至深。

回想起那段暗淡磨人的备考时光，“黑云压城城欲摧”的压迫感至今

令人难忘。每天铃声一响，如困兽的学子们便进入到无休止刷题的固定模式。人不能有情绪，或者说时间只许被挥霍在攀登与奔跑上。那些曾经与我并肩而立的同学们，既是背水一战的战友，亦是携手奋进的同胞。每个人都在挑战自己的生理极限：限定时间完成最基础的生存需求，日复一日地屁股粘在凳子上，心无旁骛驾舟于茫茫学海中。犹记得当时奥数班“比学赶超”的氛围浓郁，分秒必争的紧箍咒已化作“舍我其谁”的自驱力。“食之无味”也成为专注的最新注解。“王羲之沾墨”“董仲舒目不窥园”等典故也不乏重现。不经一番寒彻骨，怎得梅花扑鼻香？备考的日子漫长紧凑，说不苦那是假话。可欲戴王冠，必承其重。那时，毕业班的老师们常集体打趣“闯过高考的孩子就像顺生的娃儿，战斗力强！”如今我已为人母，换一个视角重新体会，颇觉几分道理。

一直不愿回顾高考，并非想要忘怀那段逐梦而行的日子，而是因为未

考理想大学的缺憾，成为我心里长久的洼地。自张榜那日起，我仿佛随着那张成绩单被划到一个不停奔跑的时空。每遇赛事角逐，被追赶的噩梦便如同未燃尽的灰烬般与我纠缠。纵使工作多年，高考紧张氛围的残温仍在，鞭策我“知耻后勇，人外有人”。不知从何时起，我已习惯将所面临的难题都跟高考比上一比。难不过高考的关隘，我都深信“过关难过，过关能过”。不由得想起我多年的定神心咒“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”，那是我高中课桌上的座右铭。

曾经不敢回头地向前奔跑，如今蓦然回首，发现高考已是远去的山丘。那些师长们强塞入脑的教诲和道理历经岁月的沉淀，终于展现出它原本的慈爱模样。高考予我以疼痛，却也悄然馈赠我吃苦耐劳、自我蓄力的优秀品格。

当我站在桥上看风景时，已学会与高考握手言和。

(作者单位：朔黄铁路)

走过六月的你

李涛

你的名字宛如古寺檐角的铜铃
被春风摇响
父母掌心的温度与月光般的期许
唤醒埋在岁月深处的种子
在时光的土壤里
汗水像四季的雨水
浇灌着挺拔美丽和芬芳馥郁
暮色漫过窗台
那个暴雨倾盆的午后
年轻的你抱着被淋湿的梦想
在泥泞中跋涉
世界是永不落幕的舞台剧
当所有聚光灯都熄灭
属于你的花期
会在某个无人问津的转角
悄然来临
每片花瓣都有它的姿态
每缕清香都藏着一个故事
一起走进六月那场盛大宴会
立夏的蝉鸣才奏响序曲
青春的盛典为所有人预留了位置
穿过数不清青绿的夏日
未来还有无数个缀满金穗的秋天
等着浇灌你每一个寻找的脚印
(作者单位：电科院)

